

绿丝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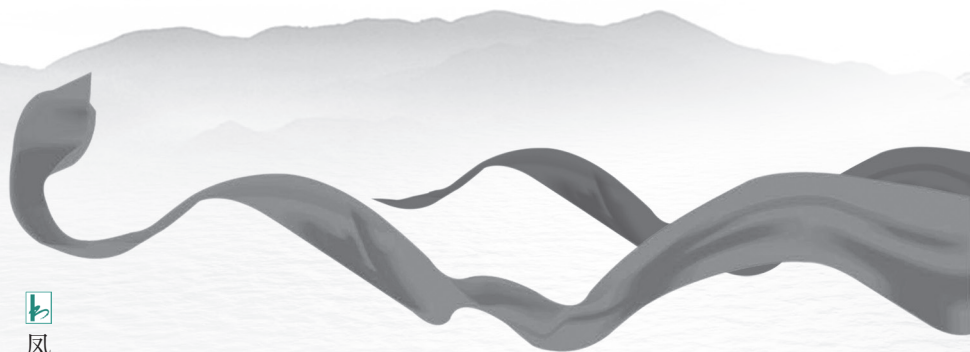
杨恩明 著



凤凰出版社

绿丝带

杨恩明 著

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绿丝带 / 杨恩明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5.9
ISBN 978-7-5506-2217-3

I. ①绿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9202号

书 名	绿丝带
著 者	杨恩明
策 划	常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责 任 编 辑	汪允普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 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
出 版 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	http://www.fhcbs.com
印 刷	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镇仙龙工业园新苑一路111号,邮编:213031
开 本	889×1194毫米 1/32
印 张	14
字 数	403千字
版 次	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06-2217-3
定 价	28.00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9-86603791)

/ 内容提要 /

2006年的清明节，白玉兰又来为她三十年前的初恋情人孙光明扫墓。她发现仙人山公墓里的墓葬规格有了很大的变化。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，所以，坟墓的规格也随之有了提升。看到“精品园”里那些豪华的墓葬，白玉兰感觉孙光明的墓太寒酸了，她也要提高孙光明的坟墓的规格。由于当初是以她的闺蜜好友许可心的名义为孙光明办理的安葬手续，所以这一次还需要许可心的身份证明。

她决定去拜访许可心，可是，当她拜访许可心以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却意外地发现孙光明竟然还活着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清明扫墓	/1
第二章	孙家大院	/28
第三章	引狼入室	/52
第四章	校园生活	/90
第五章	爱情萌芽	/136
第六章	红绿丝带	/157
第七章	初次访友	/210
第八章	“革命”串联	/246
第九章	二次访友	/292
第十章	飞黄腾达	/306
第十一章	痛苦煎熬	/328
第十二章	昙花一现	/368
第十三章	为母报仇	/388
第十四章	好友重逢	/410
第十五章	初恋回声	/424

序

那是个雨天，暮春初夏，泥腥味、青草味混杂的湿漉漉的雨天。杨先生撑着一把伞，拎着他的书稿，冒雨来到我的办公室。他还没等坐下来，便笑盈盈地说明来意：想请我为他的长篇小说《绿丝带》写序言。

杨先生一脸期待地望着我，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。我一边翻看着他饱蘸心血，耗费了他不知多长时间，一字一句写下的三十多万字的巨书鸿篇；一边在想，我与这个年届七旬的造访者素昧平生，对于他的请求，我是婉言拒绝，还是欣然受命？因为，我实在太忙了，哪有时间来看他的鸿篇巨著呢？即使挤时间粗略地看一遍，也很难触摸到这部小说品质的内核和抵达这部小说的精神深度。那么，以我浅薄的理解，苍白的语言，又能对他的小说写些什么呢？

我正在犹豫间，忽然又一次看到了杨先生那股切的、期待的目光，我想，我不能拒绝。

我请杨先生坐下，他就慢慢地、轻声地说起他怆然、凄凉的身世。他几乎把自己早年的创伤扒开来，撕裂给人看。他说到他年轻守寡的母亲，拖着几个孩子，因不堪人世的欺压、羞辱，而含冤抱恨自缢身亡。这悲剧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内心，触醒了我的记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那偏僻、穷困的故乡村落，也曾有一个美丽、能干的妇女，就是因为出身不好，受尽世人诽谤、羞辱后，丢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，自缢身亡。这个美丽的女人，是死于别人如刀的目光，如刀的口舌！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产生的类似的悲剧。

重叠泪痕减锦字，人生只有情难死。心灵曾经经受如此重创的杨先生，艰难地、挣扎着生活了下来。凭着勤劳、凭着智慧、凭着韧性，他终于等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。很快，他的生活步入了小康。

生活安定了，生活的节奏舒缓了，慢慢沉静下来的杨先生，感觉蛰伏于心间早年的疼痛、早年的梦想悄然醒来，他渐渐地听到了灵魂的召唤！

积压于内心的情感，加上学生时代的作家梦，终于激发了他的动力！带着唯美的悲剧、唯美的情感，杨先生开始了长篇小说《绿丝带》的创作。

杨先生笔下的人物命运跌宕起伏，错综复杂，有爱、有恨，有情、有意，有生、有死……

人生自古有痴情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

杨先生这部小说，以从河南逃荒来到丽城县柳林乡柳树庄孙家的悲情、母亲的悲情为背景，描写了孙家好学俊朗的儿子孙光明，与他美丽聪慧、善良痴情的女同学白玉兰的纯美、凄怆的爱情。绿丝带是道具，也是主线。

在这个残酷、唯美、凄楚的爱情悲剧里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穿越时代，穿越岁月，栩栩如生地向读者走来，向人们诉说着那个特殊的时代，悲剧的人生、忧伤的爱情。

读书聪颖的孙光明，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破格录取了省丽城高中，在帮助女同学白玉兰提高成绩的同时，两颗年轻的心、两个默契的灵魂，产生了爱情。然而，三年以后，白玉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家级重点医科大学。而孙光明，尽管考分高于白玉兰，因为是地主子女而名落孙山。

由于俩人的身份悬殊，在现实和爱情的双重逼迫下，为了心爱的人，孙光明带着悲戚的爱、泣血的心选择了逃避。

三十年生死两茫茫，孤坟一座叙衷肠。

孙光明在选择逃避的过程中，一个意外、一幕插曲、一场车祸……

追寻爱情、思恋爱人的白玉兰知道了一场惨烈的车祸，她以为她的恋人已死，悲痛欲绝……

痴情的白玉兰，自此锁住心房、独身不嫁。年年清明，岁岁寒食，白玉兰都要到“孙光明”的孤坟上去祭奠。一哭痴情，二叙衷肠……然而，在三十年后，她却又意外的得知，她日思夜想的初恋情人孙光明并没有死，依然活在世上……

《绿丝带》是一部催人泪下，忧伤而悲情的爱情故事。我读后，黯然泪下。希望有更多的读者，能够静下心来，细细的品味。以此

牢记历史，展望未来，激发动力，为实现自己的所有梦想，也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！

陈芳梅 2015.8.16

（陈芳梅：常州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溧阳作家协会主席）

第一章 清明扫墓

清明时节不清明，一忽愁雨一忽阴，
满天雾霾何时散，只盼春风下天庭。

30年前，这是白玉兰第一次为她的初恋情人孙光明扫墓的时候，在她的日记里留下的一首诗。当时，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，孙光明就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。30年后的今天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再也没有了当时那种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。如今，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像，若是孙光明地下有知，他也一定会为今天的和谐社会而欢欣鼓舞的。

又是一个清明节。今天是个晴朗的日子，春风早已吹散了所有的浮云，没有了雾霾。到处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，用万里晴空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

白玉兰早早地来到了西山陵园。她每年的清明节都要来为她的初恋情人孙光明扫墓，以寄托她无尽的思念。

西山陵园依山而建，坐北朝南。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松柏，山下是清澈蜿蜒的濠江，遥遥相望。

陵园的大门楼，建在西山的南麓。大门楼建设得豪华壮观。白

玉兰来到门楼前，看到这里比去年又漂亮了许多，气派了许多。正中间的两根门柱之间可并行四五辆轿车，两边还各有一门柱，这两个门柱之间的距离也足有五六米宽。四根大圆柱子都盘上了黄色的金龙。这大概是最近赶在清明节前才加上去的，因为那上面的色彩很鲜艳。四根柱子中间的顶端是紫英石的石坊，正中间一块写的是“西山陵园”四个大字，左右两边的石坊上端的高度正好是中间石坊下端的高度。两边两个石坊上分别写的是“幽境别墅”和“世外桃源”。

白玉兰仔细看了看这两块石坊上漂亮的字体，露出了些许的笑容，她想，倘若人死了真的有灵魂的话，这几个字，也许对他们是最大的安慰，特别是对那些艰苦清贫的人而言：劳碌了一生，没能住过象样点的房子，没有过上一天真正舒心的日子，死后来到这里，也能住上别墅，过天堂般的生活，这不免也是一种安慰；再有，到了这里，大概也没有了贫富的差别。进了这个门楼，就都住别墅，都过天堂般的生活，这又是何等的快乐呢！

走进门楼，迎面是高大的纪念碑，上写“革命英雄永垂不朽”八个大字。这个革命英雄纪念碑，座落在高大宽阔的水泥台的座基上，虽然没有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雄伟高大，但在丽城这个小县城，却也显得蔚为壮观。想起当年将孙光明的骨灰葬来这里的时候，这里不过是一座小荒山，漫山遍野都是杂草，中间夹杂着几株小刺柏树，几乎在每棵刺柏树的旁边都有那么几个零星的馒头大的小坟堆。现在的这个大门楼，以前根本没有，就连这个革命英雄纪念碑，那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块不到两米高的水泥板，写上几个字，孤零零地竖立在进口的路边。

白玉兰默默地站在那里，瞻仰着眼前这雄伟的大门楼和高大的纪念碑，她的心事被带到了30年前那个难忘的黑色的八月……

那天，白玉兰正在自己家门口洗衣服，邮递员送来一份电报，叫她签收，她用干毛巾擦了擦手上的水，在邮递员递过来的一张纸上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然后好奇地打开那张没有封口的电报信封，抽出里面的电报，摊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

我(2053)处(5710)发(4099)现(3807)一(0001)名(0682)死(2984)者(5074),身(6500)上(0006)带(1601)有(2589)你的(4104)地(0968)址(0968),特(3676)电(7193)告(0707),速(6643)来(0171)我(2053)站(4541)处(5710)理(3810)。

……H省L市火车站。

白玉兰云里雾里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“一名死者”,“有你的地址”。怎么会有我的地址呢?带着一连串的疑问,她跑到母亲身边,问道:

“妈妈,H省L市有我们什么亲戚呀,我怎么不知道呢?”

“H省L市,我们没什么亲戚呀!怎么啦?怎么忽然问起这个来啦?”

“没有,那这是怎么回事啊?”她拿出电报,念给妈妈听。妈妈听完,也觉得奇怪。

“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。”

晚上,爸爸回来了。念给爸爸听,爸爸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就去叫来早已分门立户并担任小学教师的大儿子建华。建华拿着电报,左看看,右看看,忽然,他好像想起了什么,问道:

“爸爸,我不是听你说我有个小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,养不活,爷爷把她抱给了一个走村串户的算命先生,后来渺无音信,会不会是她呢?”

“是她?那时她才多大,会记得我们家的住址吗?再说,她死了,她家里的人还会通知我们吗?”爸爸说。

“说不定是小姑的什么亲人呢?”

“小姑怎么会知道小兰的名字呢?”

“小姑不知道小兰的名字吗?”建华问。

“那时小兰出生了吗?”爸爸问妈妈。

“出生了吗?记不清了。”妈妈也记不起来了,因为旧社会是不搞计划生育的。媳妇生孩子,婆婆仍然在生孩子,这是常有的事。舅舅没有外甥大,姑姑没有侄女大,一点都不稀奇。大家想来想去,算来算去,始终找不到头绪。最后,还是爸爸作了决定:

“明天建华和小兰俩人去L市，电报既然发到我们家来，就一定与我们家有关系。这几天队里忙得很，我没空。你们学校现在正在放假，你就陪小兰去一趟，如果让她一个人跑这么远的路，怎么能放心呢？”

于是，兄妹俩第二天清早就动了身。第三天的傍晚，他俩赶到了L市火车站，一下火车，俩人就直奔站务室。

接待他们的是车站的党支部书记，姓顾，人很热情。他先给俩人各倒了一杯茶，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，然后叫他们放心。他说车站会安排他俩的食宿，并协助他俩办好死者的善后事宜。

可白玉兰急了，她问：

“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呢？”

“别急嘛，听我慢慢说。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8月2号下午七点多，天还没黑，但车站已亮起了灯。本站开往北京的124次列车刚刚出站，在出县城边的拐弯处，发现一名男子趴在轨道上，尽管司机紧急刹车，但列车还是从他的身上碾了过去。当我们赶到现场时，他已被碾得粉碎，就连头骨也没有一块成型的。初步判定此人属于卧轨自杀。据司机和目击人称，当时此人只穿了一条短裤衩。所以，我们在清理现场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只有一些碎骨。那天，天气很热，我们只好赶快将这些碎骨送往火葬场火化。骨灰在这儿，交给你们。”他拿出一个红布包，放在台上。又说：

“我们在火车路外面还捡到一个帆布包和一个网袋，我检查了一下，里面就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件毛线衣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在他的日记本里，我发现了这张照片，照片后面有白玉兰的名字和地址。根据这条线索，我们才向你们发出了电报……”

顾书记又拿出一个那个时代流行的草绿色的帆布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日记本，从日记本里面拿出一张照片，是白玉兰的彩色的半身照……

白玉兰的头“嗡”的一声，心紧缩了起来，顾书记又说了些什么，她一句也没听清。她赶紧把书包抢过来翻了一下，发现了她自己亲

手织的毛衣和孙光明所穿过的再熟悉不过的旧衣服，就一下子倒在了椅子上，不省人事……

孙光明死了？他怎么会死呢？她不相信，这，一定是在骗她，她要赶快去找他。

白玉兰拼命地往前跑，她想，她一定要去找他，不管他躲在哪儿，她也要找到他。

她又来到了柳树庄，来到了那次批斗孙光明的那棵大柳树下。可是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她转身朝小桥边孙光明的小茅草屋看过去。忽然看见茅草屋着火了，整个屋顶全烧起来了。她急了，拔腿就往那儿跑。跑到桥边上的时候，发现小茅草屋已经烧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连灰烬也没有看见。她哭了，她哭得很伤心：孙光明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……

她正哭得伤心，忽然觉得眼前亮了许多。她擦了擦眼泪，睁开眼睛一看。刚才混沌沌的宇宙变成了明亮的世界。眼前的一切，变得异常清晰，她能看得很远很远。她能从柳树林的间隙中看到柳林镇，柳林镇上的人们走来走去，她看得一清二楚；她也看到了孙家村，孙家村上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死气沉沉；回头再看看柳树庄，柳树庄也是死一般的寂静，连狗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真是另一番的万人空巷；她又顺着河堤朝柳溪河的下游看过去，看到了水库，水库已经干枯了，水位下降了许多。那里有许多人。对了，她突然想起来了，全县人民都在抗旱，人们都集中到那儿去了。

这时候，她才发现，脚下的柳溪已经干涸了，鹅卵石乱七八糟的堆满了整个河床；河堤上的柳树都没有了叶子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；田野里的水稻变成了黄色的茅草，一把火就能将它们烧得干干净净；山上也是光秃秃的，一颗树也没有，只有那些突兀的怪石像魔鬼的眼睛一样散发出可怕的蓝色的火焰。

怎么会这样？白玉兰奇怪了，大地上怎么没有了生物，甚至没有了生命！

呵，对了，丽城县正遭遇百年大旱。前几天，她还陪同县委抗旱指挥部成员到各公社检查抗旱工作情况，旱情的确非常严重，有

的大队今年可能是颗粒无收。

柳林公社也是一个重灾区，他们去检查那天，柳溪河两岸的田野里，大路旁，山冲间，红旗招展，一片繁忙景象。柳溪河上筑起了十三道拦水坝，每道坝上一台大型柴油机和一台抽水机，将水库里的水一节一节地往上翻，送到山冲间的梯田里。沿途挑柴油的人，送草包（装土筑坝用）的人，巡视水路的人，传送信息的人。你来我往，川流不息。

对了，孙光明一定也在那儿抗旱，水库那边那么多人。他一定在那里，她要到那儿去找他。

她来到了水库的抗旱工地，这里简直是人山人海。这些人有的挑着担子，有的拿着挖锹，有的扛着水管，有的守在抽水机的旁边。抽水机边上的柴油机正发出震耳的“突突声”，小烟囷里冒出阵阵黑色的浓烟。

白玉兰在这些人群中穿梭，她睁大了眼睛，在人群中搜索着孙光明的人影。

这里没有一个她认识的人，她向这些人打听孙光明的下落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理她。甚至，她在向他们问话的时候，他们连看都不看她一眼。

白玉兰又哭了，她边哭边喊着孙光明的名字。

“孙光明已经死了，你到哪儿去找他呀？”身后传来了疑惑的声音，白玉兰赶紧转身来到那个人的面前。

“你怎么知道孙光明死了？他死在了哪里，他为什么会死呢？”

“他是在自己家里死的，是太阳的温度太高了，热死的！”

“他妈妈呢？”

“也热死了，你看，他那个小房子都被太阳晒成了灰，人还会活着吗？”

“这不可能，你们一会说他是卧轨自杀，一会说他是被太阳晒死了，肯定都是骗我的，他一定还活着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肯定能找到他。”

“你不相信？这么多太阳都照向了他那个小茅草屋，他那个茅草屋还能经受得住吗？”

“‘万物生长靠太阳’，太阳是一切生物的依靠，怎么会把他晒死了呢，你怎么说我也不相信！”

“不相信，你看看天上，那是正常的太阳吗？再看看你眼前的大地，再看看他那个茅草屋，不由你不相信。”

白玉兰听了，环顾四周，果然是满目萧条，除了眼前的人群，大地没有一点生气。没有看见一点绿色，整个宇宙都是白色的。不，是黄色的，是红色的。她再看看天上，天上果然有好几个太阳，只见这几个太阳的光线遮住了中间那个正常的太阳，全部射向了一个方向。她顺着方向看过去，一股股灼热的毒辣的阳光全部射向了孙家村，射向了孙光明的茅草屋。孙光明的茅草屋又燃起了熊熊大火，火光直冲云霄……

白玉兰拼命地朝那个方向跑去，并大声哭着，喊着：

“孙光明！孙光明……”

“小兰，你怎么啦！快醒醒。”大哥推醒了她。

当白玉兰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大哥正焦急地看着她。见她醒来，舒了口气，赶忙说：

“小兰，你总算醒来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”

白玉兰一下子拉住大哥的手，哭道：

“大哥，他是孙光明呀，孙光明死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”说完，又哭了起来。

“孙光明？什么怎么办呀！这不正好吗，你早就该和他断绝关系了，早知道是他，我们就不该来。”

白玉兰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怒视着大哥，她像不认识他，简直像要和他拼命似的看着他，牙齿咬得格格响。忽然，又无力地倒在了床上。她再一次昏了过去。

当她第二次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。病房里静悄悄的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，唯有她的大哥还眼睁睁地守在她的身旁。

见妹妹醒来，大哥舒了一口气，他再也不敢刺激他这个倔强的妹妹了，他知道，妹妹的第二次昏倒，他是罪魁祸首。所以，他再

也不敢大意了，赶紧俯下身子，在妹妹耳边轻声地安慰道：

“小兰，不要生气，原谅大哥，是大哥不好，大哥不该伤你的心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”。

白玉兰没有理他，翻了一个身，背对着大哥，暗自抽泣。

白玉兰暗自思忖，孙光明为什么要卧轨自杀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根据她对他的了解，根据孙光明的性格，他决不会自杀，因为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她面前说过，他不相信这个社会会永远处在勾心斗角之中，他更不相信社会会无休止地搞这种形而上学的阶级斗争。总有一天，一个和谐的社会会取代这个人人自危的斗争氛围，朝着和睦的、欣欣向荣的时代发展。他说，他坚信，他一定会看到这一天，他也一定要等到这一天。而且，她前天还收到了他的一封信，在信中他还说，他要为他的母亲报仇。他说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”，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”。可是，才仅仅相隔一天的时间，他并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那一天，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自杀呢？她开始疑惑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孙光明？

她实在不希望这个卧轨自杀的人真的是孙光明，她想找出理由，来证明这个人不是孙光明，而应该另有其人。她希望孙光明没有死。她希望还能看到他。

可是，这个帆布包，这件她亲手编织又亲手送给孙光明的淡黄色的毛线衣；还有，她赠送给他的自己的彩色照片以及照片后面自己的亲笔题字，这还会有错吗？这不是他还会是谁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白玉兰心如刀绞，她在努力琢磨一个个细节，希望从中理出个头绪，从中找出这个人不是孙光明的线索。

当她又一次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的时候，她看到了孙光明，孙光明在前面跑，她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追过去。但是，她感觉自己的腿像灌了水泥似的，一步也挪不动。她想喊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。正在着急，她忽然看见孙光明停住了脚步，回头望着她笑，并向她招手，叫她过去。这时，她感觉脚可以走动了，就慢慢向他走去，眼看俩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快到面前的时候，忽然一条大河横在了

前面，将他俩隔开了。她急了，就大声喊，这下，她喊出了声音：

“你快来背我呀，你不是背过我吗，快过来呀！”

“那是以前，现在，我不能背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是四类分子子女，不能害了你。”，

“为什么老是这句话，我不愿听，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你不要追我啦，我把你的东西还给你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他从对面扔过来一个东西，黑乎乎的，长长的，掉在她前面脚边的地上。白玉兰捡了起来，原来是她送给他的牛皮皮带，她拿在手里，准备再扔过去，却发现河对面的孙光明已经不见了，她又急得大声喊：

“孙光明……”她没有看见孙光明，就用双手在嘴边做成一个喇叭形，放声高喊：

“孙——光——明——”

“你怎么了，小兰，小兰！怎么啦？”大哥又急忙推了推她，关心地问。

白玉兰醒了，她仍然没有理睬大哥，她甚至在心中责怪大哥不该把她从梦中弄醒了，她要是没醒的话，说不定孙光明马上又会在梦中出现，来到他的身边，她又可以和他说说会话，那怕是在梦中多呆会也好，也是一种安慰。甚至，就这样永远在梦中才好呢。

忽然，她想起了刚才梦中的一个细节——是呀，那个牛皮皮带呢？我送给他的皮带怎么没看见呢？刚才顾书记说有人看见他只穿了一条短裤衩，短裤衩是不用系皮带的，皮带没有系在身上，书包里也没有。那么，他的皮带呢？因为这个皮带是她俩交换的信物，他说过，他一定会保管好这根皮带，看见皮带就像看见她一样，那么，皮带一定在他身上。由此可见，这个人还真的有可能不是孙光明。

她忽然翻身对大哥说：

“我要见顾书记。”说完，一骨碌坐了起来，就要下床。大哥一下子按住她，说：

“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到哪里去找顾书记呀？”

白玉兰看了看墙上的大钟，已经是深夜一点多。是呀，这深更